

王國維學衍研究

海甯

王國維

生霸死霸考

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霰聲周書曰哉生霸此所引者乃壁中古文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武成亦作霸其由孔安國寫定者則從今文作魄馬融注古文尚書康誥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朏朏名曰魄此皆古文尚書說也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漢書王莽傳太保王舜奏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此乎帝元始四年事據太初術是年八月己亥朔二日得庚子則以二日為載生魄白虎通日月篇月三日

成魄

本禮鄉飲酒義及季夏之月此皆今文

死霸無異辭也漢書載

朱

家歧與祥馬著

又說同是漢儒於生霸

文

史

哲

學

集

成

朱歧祥著

文史哲學集成

王國維學術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國維學術研究 / 朱歧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84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342)
ISBN 957-547-936-X(平裝)

1. 王國維 - 學術思想

112.8

84002311

239

成集學哲史文

王國維學術研究

著者：朱

歧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

社祥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

社雄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

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936-X



王國維先生遺像

王國維學術研究

總 目

序 言	1
第一章 論王國維之死	3
第一節 前言	3
第二節 由〈紅樓夢評論〉論王國維生死觀	5
第三節 由〈人間詞〉論王國維生死觀	9
第四節 結語	12
第二章 論王國維的治學	17
第一節 近代學術流派簡說	17
第二節 論王國維的治學歷程	19
第三節 論王國維的治學方法	21
第三章 《觀堂集林》選評	35
第一節 有關論述卜辭的文章	35
第二節 有關考釋文字的文章	50
第三節 有關文字源流的文章	57
第四節 有關音韻的文章	62
第五節 有關古代禮器的文章	67
第六節 有關論述經學的文章	75
第七節 有關研究邊疆外族的文章	82
第八節 有關研究考古材料的文章	87

2 王國維學術研究

第九節 有關板本考證的文章·····	90
第四章 論〈說文練習筆記〉·····	95
第五章 讀〈觀堂尚書講授記〉·····	105
第六章 悲情與哲思——王國維《人間詞》選評·····	127
第七章 〈靜庵詩稿〉讀·····	163

序 言

王國維先生是近代中國學者中的通儒，他的影響遍及經學、史學、小學、哲學、詞學、文學批評、金石學、板本學、敦煌學、紅學，以及甲骨學。他的治學方法更是兼通中外、博引古今，為後人開啓無數門徑。

本人性情多與王先生契合，彼此在年青時代都嗜讀叔本華、尼采等著作。平生治學，更是深受王先生文章的啓發。由文學而哲學而小學而甲骨學，彼此的治學歷程頗為類同。太史公說：「述往事，思來者」，其真知我者，亦唯王先生耶！前輩治學的風範，後生雖未能至，心嚮往不已。今年特為諸生開授〈王國維研究〉乙課，亦聊以追念故人。這是中國海峽兩岸大學中文系首次開設研讀王先生學術的課程，在復興中華文化徒然為政治口號的今天，其意義自然更加特殊。該課程主要討論王先生自三十六歲以後的學術成果。本書的撰述即是該課程的講稿，每周講授二小時，平均撰述論稿約萬餘字。先後耗時三月撰畢。其中的〈論王國維之死〉曾發表於臺中靜宜大學中文系的研討會。〈王國維人間詞選評〉一文亦已在浙江海寧的王國維學術會議中宣讀。

本書諸篇論著擬由不同的學術課題切入，藉著對王先生文章的分析，歸納其過人的治學方法，作為諸生研治中國學問的指南。本書並針對王先生感性和理性的論著，分別加以評述，從而突顯傳統中國讀書人的風采和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肯定。本書討論的材

2 王國維學術研究

料，容或有粗略不周的地方，唯其對於王先生學術的評介，信爲當世學者肯首無疑。全書共分七章。前人謂：「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故首章先交待王先生的內心世界。吾人由王先生文章的自白，直接分析其投湖自殺與其矛盾個性的關係。次章論王先生的治學歷程及在近代學界的位置，並詳細歸納王先生治學的客觀態度和科學方法，給予讀者一宏觀的了解。第三章切入探討其晚年學術定稿《觀堂集林》。由對該書中各類文章的解讀及評論，反映王先生冷靜靈敏的理性分析能力和治學的忠誠，作爲吾人論述的指引和範文。第四、五章整理王先生有關講授《說文》和《尚書》的各種方法，啓示吾人治學的門徑。第六、七章談論王先生的詩、詞，由悲情與哲思兩個角度剖析其內心感性而矛盾的一面；此與首章論其人可相參照呼應。唯僅由區區七篇文章分析此一代通儒，疏陋處必然不少。野人獻曝，尚請方家指正。

第一章 論王國維之死

第一節 前言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國維先生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

根據王先生門人趙萬里先生原載《國學論叢》第一卷三號的〈靜安先生年譜〉，王先生於投湖前夕「熟眠如常」，是日一早亦神色無異，「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其後從容雇車至頤和園，仍安詳的「盡紙煙一枝」，方始投水自盡。事後發現其裏衣中早有前日寫定的遺書一紙，「字跡完好」，遺書的內容對於身後諸事均安排妥當，對諸子且一再叮嚀勸勉，「謹慎勤儉」，語氣慇懃。可知王先生當日的厭世是經過熟慮深思，並非乘一時衝動而為。

關於王先生的死因，歷來衆說紛紜。有認為是對清室的愚忠殉節①、有以為是痛於傳統文化的崩潰②、有指稱是與羅振玉交惡，被羅氏逼迫致死③、有說是因病厭世④、有認為以世局動蕩，畏懼軍閥的羞辱而自殺⑤，率皆就王先生之遺書中「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句，爭相附會，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然而，細審王先生的編年文，自丙寅五十歲八月其長子潛明病篤，以迄丁卯五十一歲五月投湖，前後不到十個月間，王先生總共完成了十九種著作。⑥王先生雖有失子之痛，「益復寡歡」，但由其著述不斷，可見其內心的清明，鑽研學問仍為其心靈的寄託。上述的世俗煩惱，顯然不足以輕易推翻其多年由學術所建立的精神支柱。陳寅恪先

生於王先生《遺集》序言中，曾有一段較客觀的是非之論：

「寅恪以爲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爲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

陳氏謂「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誠爲王先生的知己。吾人要解開王先生的生死之謎，不僅自某一具體事件作爲誘因入手，更重要的是需要探討王先生的個性及其內心世界，才能客觀的體會王先生當年不得不死的動機。

王先生在遺書中的首句，便強調對人世間的無限失落感：「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在他的〈三十自序〉中，亦談到心靈與形骸兩皆惘然的苦痛：「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可見對於王先生來說，五十年的歲月並無特殊的意義，其學問上的成就顯然不能滿足其空虛的心靈。糾纏不清的結仍是「人生之問題」。王先生悲觀的個性、執著的情感，固然是命中註定的悲劇人物；同時，後天的貧困多病、政治文化的劇變，加上幼年喪母、中年喪妻、晚年喪子等人生慘痛，一波波接踵而至。由三十歲至五十歲的二十年間，其父蓴齋公、其妻莫氏、繼母葉孺人、長女明珠、四女通明、五女端明、摯友沈乙龢、岳母潘太夫人、長子潛明相繼殤逝。晚年復與摯友羅振玉失和。人生無常，白雲蒼狗，恰正拓大其先天悲觀的個性。對於人生的意義，王先生的文章充份呈現無奈、乏力、不可憑靠的指控：

「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可愛。覺其可愛而不

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⑦

由此可見，王先生是對於理性的思辯失卻信心，才轉而希望在文學中尋找直接的精神慰藉，以填補其內心深處的空無。而所謂文學的功用，乃在於滿足「能愛」、「可愛」的情感昇華。此顯然為其心靈中最最缺乏者，亦與其自盡的動機隱隱有直接的關連。

本文嘗試透過王先生的詩文，了解其心裏的抉擇。這對於王先生的死因或能有較客觀的認知。

第二節 由〈紅樓夢評論〉

論王國維生死觀

王先生於廿八歲寫成〈紅樓夢評論〉一文。這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第一篇應用西方哲學、美學的重要論文。全文深受西哲叔本華的悲觀立場影響，闡述人生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道。此文無異提供研究王先生個人內心自白的一手材料。

王先生在文中直言欲的無止追求和不能滿足乃人生苦痛的根源：

「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伯。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⑧

此言煩惱無窮的欲，主要是指「牝牡之欲」、「男女之欲」一類的情欲。王先生認為欲源於自身的內心，其解脫之道亦無法外求：

「男女之欲，尤強於飲食之欲。何則？前者無盡的，後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後者形而下的也。……前者之苦痛，尤倍蓰于後者之苦痛。而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于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入於無生之域，當其終也，恆幹雖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⑨

王先生分析解脫此人生苦痛之道不在自殺，而在於掌握超然物外的出世觀念。解脫的方法有二：一為宗教的、一為美術的。前者移情於衆生，後者反觀關照於一己。二者都可以忘情欲而達到出世脫俗之境：

「解脫之中，又自有二種之別：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在於覺自己之苦痛。……前者的解脫如惜春紫鵑，後者之解脫如寶玉。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後者之解脫自然的也、人類的也。前者之解脫宗教的也，後者之解脫美術的也。前者和平的也，後者悲感的也、壯美的也。」

⑩

然而，王先生在現實中卻終究不能擺脫此生活之欲，發揮宗教的、或美術的情操來看破生死，尋得自我解脫之路。何以出世的理性思路不能化解其內心的抑鬱？究竟是何種「生活之欲」居然能反制宗教的、美術的平和，而逼使王先生走上死路？這方面，

吾人需要先由王先生的個性來觀察。王先生在治學上曾提出著名的三個境界說^①，要求治學過程由無限的執著進而客觀超脫的態度，才能成就大學問家的境界。王先生爲學，充份的實踐此三個境界的步驟，然而，在面對內心的情感時，王先生卻只徘徊在執著的層次而無法灑脫超越。王先生認爲其個性是屬於感性、理性參半者：

「余之性質，欲爲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爲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②

這一類型人物的苦痛，根源於應用感性和理性時的交錯混淆：面對感性的人事，則以理性的態度去分析；處理理性的個案，卻往往又牽引內心無限的情感。矛盾與衝突，形成了此類悲劇個性的追悔人生。王先生曾謂：「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復有詞云：「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兩字。」追悔與無憑，正充份的表達這種雙重性格的苦惱。王先生以此個性面對人間世中不能割切、亦不捨割切的情欲，自然難以出世解脫。

「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則雖出世而無與於解脫。苟無此欲，則自殺亦未始非解脫之一者也。如鴛鴦之死，彼固有不得已之境遇在。」^③

然則，王先生不得不死，其所面對的「不得已之境遇」又是什麼？人生無常，無常即苦。王先生以承擔人生之苦痛作爲自我懲罰的方式，藉此了償「生活之欲」之債。對本身而言，此未嘗不是一種解脫，也同時是一種懺悔：

「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④

所謂「自犯罪自加罰」，懲罰之最者，莫如自行了斷。王先生是一位自律甚嚴、實事求是的學者，此罪過如屬他人加諸其身之苦，以王先生的理智，信應能以出世的態度化解，必不致逼上自殺之一途。顯然其「生活之欲之罪過」，當源於自身的「自犯罪」而又非理性事件者。因為「自犯罪」而又無法「自懺悔」以免除苦痛，才走上絕路。

「紅樓夢一書，徹頭徹尾之悲劇也。……凡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係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趙姨、鳳姐之死，非鬼神之罰，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⑮

王先生之死，亦為其「良心自己之苦痛」而自罰使然乎？他所自犯的究為何罪，使其在道德上、理性上自慚不能苟活於人世？前人提出的羅氏的欺壓、文化的衝力、政黨的羞辱等理性分析，皆不足以構成必死之因由。那麼，其生命苦痛的根源、否定自我意義的依據與其良心的自責究屬什麼？信或仍與人間的情欲有關乎！

所謂情欲，自不必有特定所指，而可從心裏的不滿足來探尋。王先生一再強調「人生之無常，而知識之不可恃」^⑯，哲思真理的追求在早年已淪為虛幻，其後從事詩文的創作，亦未能尋得內心的慰藉。王先生確認人生的苦痛，是源於情欲的執著而不可得、堅持而終告失落。人間世中既無真，亦無善美可言，而最重要的愛，亦不復常存於現實之中。聊以慰藉苦悶的文學，亦失去其昇華的作用。王先生壯年後由文學過渡至古史、古器物的考據，以圖遠離現實，暫忘生活之欲的追求，信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可惜的是，學術上的成果只能增添王先生對於理性運用的信念，對於其情感世界顯然並無獲得任何滿足。

王先生認為人生不具任何意義，國家的混亂、親情的飄零、友情的受挫，更使他對於此冰冷的人世不作留戀。王先生雖自覺此一消極的認知，但卻不能自我突破。他內心蘊藏的欲捨離而又抱持希望的矛盾性格，使他不能以出世的姿態面對人生。在理智的超越與情感的投入之間，王先生無法取捨而陷入無盡的苦痛。最後由於外界直接或間接的打擊，促使他放棄此一既厭倦復無意義的生存信念，悲劇性地以死亡解脫多年的人生苦痛。

以上，吾人由〈紅樓夢評論〉一文抽取王先生討論人生的看法，揣測其面對死亡的心理抉擇。王先生遺書上首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正是他矛盾個性的自白，他率直的點出生存的無意義，這和〈紅樓夢評論〉中呈現的悲劇人生觀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是他在內心深處自願結束生命的主導思想。遺書復言「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所言受辱，指的當是世局動蕩中種種的不如意。「再」字不一定只作「第二次」看，可釋作「多次」，即一次復一次之意。此言在多變的世道中沒有必要多番承受世俗無情的羞辱。「再辱」涵蓋各種外在的、複雜的自殺誘因。王先生由於心靈的自我放棄，加上外在種種情感的失落，遂交織成此厭世的動機。

第三節 由《人間詞》論王國維生死觀

《人間詞》是王先生的詞集，晚年易名為《苕華詞》。詞中多惆悵自傷、淒涼無奈之作。王先生在《人間詞話》十八條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其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王先生的

詞，正同樣俱備此悲天憫人的情懷。

周策縱先生曾歸納《人間詞》一百一十五闕，謂有「人間」一詞者凡三十八見。顯然「人間」為王先生創作過程中重要的思量對象。周氏並謂：「可見莊子人間世之思想對靜安影響之深刻」。①莊子〈人間世〉中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正是王先生悲觀心靈的寫照。核對此三十八首「人間」詞的用意，反映王先生對於現世人生的評價絕望至極點。無論由時間、生命或情感來看，人生都只是一遍黑暗、無奈、無憑的苦痛。這種極度的悲劇思想，一經觸發人事的種種不如意，很自然的便把他逼至自沉之路。

一、由時間流逝看人生。

好事近：「人間何苦又悲秋？正是傷春罷。」

蝶戀花：「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

此言悲秋傷春，正是對時光無止息流失而興起的莫名傷感。時光匆匆，淘盡幾許現世深情。潮來潮去，不經換掉多少朝代。於此默默點出人壽有限，人生並無永恆可言。時間的巨輪嘲諷著人類的歷史，不管好壞美醜，努力懈惰，都只同歸一抔黃土。灰色的人生觀，躍然紙上。

二、由情感虛幻看人生。

踏莎行：「是處青山，……朝朝含笑復含顰，人間相媚爭如許。」

蝶戀花：「一霎新歡千萬種，人間今夜渾如夢。」

蘇幕遮：「昨夜西窗殘夢裏，一霎幽歡，不似人間世。」

蝶戀花：「小立西風吹素幘，人間幾度生華髮。」

此言青山的顰笑，都是生機，皆屬真誠可愛。相對的人間情誼，卻處處機心，盡是欺揅，如何能與青山相比？人間的不真不實，事事只見淒涼意；飄泊無情，苦澀都記心頭。片刻的歡娛，只疑似在昨日夢魂，無從掌握，亦無法珍惜。王先生呈現的人間世，僅是一幅天涯倦客的佇立畫象，西風中徒然平添幾絲白髮。王先生對於人間的厭倦失落，正是自我捨離的主因。

三、由無常不平看人生。

蝶戀花：「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虞美人：「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

鵲橋仙：「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兩字。」

此言生命匆匆，青春一去不返，與花草飄零無別。生命本屬無常，主宰並非自己。徒然的執著，又怎經得起世事的反覆？世間充滿不平事，孤憤耿直，只白白襯托人事的無奈與無能，未嘗改變一分什麼。宇宙之大，生命無所歸依。可憐事事不能靠人，亦無法靠己。人間都無絕對，無憑無靠，才是永恆。淒涼與絕望，重重的籠罩著王先生的人間詞。

四、由懷疑追悔看人生。

鷓鴣天：「人間總是堪疑處，唯有茲疑不可疑。」

蝶戀花：「自是思量渠不與，人間總被思量誤。」

蝶戀花：「幾度燭花開又落，人間須信思量錯。」

此言人生盡是惘然不實，處處可疑。紅塵中，情是苦，相思之情更苦。人世間由欲而生苦，由苦而生疑。由疑而追悔，不能